

对食物的恩情

小米

《冈仁波齐》是我前不久看过的一部电影,那些朝圣者一步一磕头,2500公里的匍匐长路,就是为了抵达冈仁波齐这座“神山”。一个跪地藏民抬头时,我看到了他眼里闪出的灼灼之光,那是一种对远方“神山”燃起的至上崇敬之情。我为此长久地感动。

在灰尘滚滚的生活里,我们疲倦如牛,被世俗里的“石碾”拖碾着,眼里满是疲惫与妥协,焦灼与愤懑。对养育生命的那些食物,又有多少人,深情凝望大地上那些在风雨雷电中顽强生长的食物,怀想一番它们经历的艰辛孕育之旅,眼里为此闪烁出喜悦与感恩的光芒。

就在上周,一群人在城里一家饭馆吃饭,一位女子仰头对我说:“李哥,我觉得人吃的这些食物,要配得上它们受的苦。”这个娇小的女子,要是平时,我觉得她这话满是矫情,但望着她天真眼神里带着沧桑,我忽然懂得了她的话。

人到中年,吃了几十年的饭,还很少对日常食物说上一声谢谢,就在文字里,对从大地山川抵达而来的食物们,磕上一次长头吧。

五谷杂粮。我指的大概就是大米、小米、玉米、花生、小麦、高粱、红薯、土豆、豆

类作物等。最常见的,就是大米了。我对大米的记忆,来自于童年乡村。稻谷抽穗,是谷物即将成熟时的最美时节,天幕如帆布,月光下的稻田里,有一层漂浮的稻花,稻花香里,蛙声一片,那是最美的乡村音乐了。当母亲用刚收割后的稻子打出新米后,用一个土罐为我在柴火灶里煮了大白米饭,吃下的第一口,从舌尖到肺腑,我全身心都满足了。这么多年了,吃厌了山珍海味,还有大米,在静静养育着我。所以我觉得,大米这种食物,像人生,像相守的亲人,始终是最朴素的,最相依的,最诚挚的,它在老地方等我,不见不散,不离不弃。我想起小时候在村子里见到的一幕,天大旱,土地龟裂,一个农人端着盛满了酒的土碗,他跪在地上喃喃着求老天降雨。还有一次,一场暴风雨过后,一个农人跪在稀泥里,一手一手扶起被暴风雨击倒的稻子,泥浆糊满了他的脸,只有眼珠子在动,含着泪。

土豆、红薯、花生、芋头……这些长在土里的食物,也是我百吃不厌的。我总觉得,它们吸收的地气最饱满,默默在地下生长,不炫耀,不招惹,不虚浮,像那些一生把双足根须一样扎在大地上的农人。你看那憨憨的土豆样子,不就是像我乡下的一个堂叔吗?记得有一年,一个无赖要野蛮抢收堂叔种下的粮食,我那一向憨厚

如老牛的堂叔,终于如老虎一样发怒了。他扛起一把锄头,冲过去就要拼命,那无赖吓得屁滚尿流。这些大地上的食物们,与播种它们的农人,有一种奇怪的“基因遗传”——气质上,面相上,味道上。

蔬菜瓜果,这些青翠欲滴、沉甸甸、香甜味美的食物,装点着大地。你看农历24节气的划分: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……都和它们的播种生长有关。我常常去乡村大地溜达,去看望一下蔬菜瓜果们,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,它们在大地上此起彼伏、生生不息……然后源源不断运送到城里来,养育着这些水泥森林中的城里人。而今,大棚内生长的蔬菜瓜果也普及了,里面还安装着各种调节气温湿度的仪器,但我还是眺望着乡村大地上,那些在天地间生长的蔬菜瓜果,它们熟悉并懂得大地的脾性,大地的气息,大地的密码,它们是来自大地母腹的真传。

想起一个诗人所说,他说我们吃下的所有食物,都是被赋予生命的,它们供养着人类的生命,也就是以命换命。苍天之下,黄土之上,在掀动这个世界的寥廓风中,食物是我们生命的火种,我们对食物涌起的恩情,也是永远的,如大地之水,川流不息。

卜算子·咏荷

刘德翠

少女半含羞,粉面微笑。袖拂裙摆弄碧波,月下银辉耀。

秀丽自然奇,洁雅天工妙。静影寒香映水风,犹把春泥报。

退休后的新活法

魏益君

我退休了,按说工作了大半辈子,可以修身养性了,谁知却一下子无所适从起来。

爱人总说,退休了你不会养花种草,二不会玩石遛鸟,就得找个地方看大门得了。爱人的话让我来气,现在保安都用不了,哪有那么大门让我看。

不过爱人的话倒提醒了我,是,咱是不会养花喂鸟,可咱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,写点东西打发时光也行吧。

也许大半生的生活积淀太丰富,灵感来了竟有那么多总结感悟的东西要写。人们都说进入老年要早睡早起,每天早上五点,我按时起床,沿着明德公园散步半个小时,然后回家掏出电脑写东西。一篇千字小文,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。接下来是读报看报,找寻适合文章发表的报刊投寄。然后再构思,再码字。如此反复,时光就在构思、写稿和发稿的节奏中悄悄溜走了。

不知道是我的文采过人,还是我撷取的题材吸引人,没过多久,许多报刊上就有了我的名字。我写的《姥姥的理论》、《母亲的芝麻小事》、《婆媳斗法》、《老婆的更年期》先后被许多老年报刊采用。更让我惊喜的是,《中国老年报》、《晚霞》、《老年教育》、《老年人》、《山东老年》等很多报刊纷纷给我寄来稿费,这让我大喜过望。

拿着稿费单我沾沾自喜:咱不用去看大门,码码字,投投稿,就名利双收。爱人听了又泼过来一瓢冷水:当心整天抱着个电脑,把眼睛熬坏了。

爱人说的还真是,这段时间醉心于写稿发稿,沉迷于电脑,出门上街,几米外看人都模糊。想到此,我吓了一跳。这可不,不能因为写稿,累坏了眼睛啊。

一天下乡,我路过城郊的浚河边,看到很多老年人在悠闲垂钓。我突然灵感,是啊,以后写稿累了,可以来这里钓鱼,能否钓到鱼且不管,可以看看远处的树,近处的水,既可以消除眼睛疲劳,又可以修身养性。

那天周末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五千字的散文,顿感眼睛发涩。我突然想去钓鱼了,于是拿出前几天备好的鱼竿来到浚河边。

浚河是我们县城边最宽阔的一条河,河面水波粼粼,两岸树影婆娑。我来到河边,抛下鱼钩。听水波盈岸,清风阵阵,看蓝天白云,水鸟飞翔,身心俱爽。

两个小时的垂钓,不仅身心得到放松,而且还小有收获,两条大鲤鱼外加一堆小鱼。小鱼放生,大鱼回家清蒸。

爱人看我拎着两条鱼回家,喜上眉梢,肉麻地夸奖:咱老魏真行,退休了既有稿费花,还有鱼吃,老公真棒!

看爱人心花怒放的样子,我也开心地笑了。



海边即景

毛毛 摄

记忆中的吹火筒

禹正平

“启蒙上学大儿童,放学回家肚子空。弄饭全凭它起火,吹开人世万花筒。”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能听到这首童谣?还能知道吹火筒是何物?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很多人,只要一听到这首童谣,眼前就会浮现出“噼叭”燃烧的灶塘和青瓦上袅袅升腾的炊烟。

过去,农村人家没有液化气,也没有电饭锅,做饭、炒菜都在用泥土垒的灶塘上进行。由于灶塘的空间狭小,在里面烧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当用火柴点燃柴火后,火势很微弱,烟还特别大,稍不留神,就会被熏得眼泪直流。这时候,需要拿起吹火筒,将其一头对着火苗,一头含在嘴里,由轻到重不停地吹。猛然间,轰的一声,灶塘里燃起熊

熊的火焰,浓烟也没有了。

吹火筒外形修长,外表朴素,制作起来也不复杂。有一次,我跟父亲学习制作吹火筒,他先把我带到屋后一处向阳的山坡上,砍下一根锄头把大小的竹子,将其首尾锯断,从中截出一节两尺来长且不少于3个竹节的竹筒。接着,父亲将竹筒拿回家,把前面两个竹节打通,又用一根烧得通红的铁丝,在第3个竹节上钻出一个小孔,再把竹筒的外表刨光,一根吹火筒便制成了。

在乡下,煮饭炒菜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每天必做的一件事。母亲是烧火高手,生火前,她将事先准备好的干透了的细小枯枝,架在灶塘中,再放入引火的树叶或粘了油的油纸。点燃后,依次添加稍微粗一点的枯枝,并用吹火筒助燃,等火燃大后,再加入木柴和粗壮一点的枯枝,整个烧火过程,都要

将柴火架空。所以,母亲烧火,不但快,而且燃烧后火旺烟少,炒出的菜受热均匀,自然味道纯正,没有烟味。

过门不久的新媳妇,首次下厨,要过的第一关,也是烧火。记得我三叔结婚后不久,三婶第一次烧火煮饭,她忙碌了半天,灶塘里也是只冒烟不燃火,经过这一番折腾,三婶还把自己弄得满脸乌黑。原来,在烧火之时,她忘了使用吹火筒。而这次煮饭的糗事,也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被村里人当成笑谈。

小时候,每当母亲煮饭炒菜的时候,我就坐在灶前一边加柴烧火,一边翻看小人书,灶塘里的火苗慢慢把我的脸烤得通红,一本小人书也就看完了。有时也帮母亲在灶塘里的火灰中煨红薯,将一两个瘦长的红薯,埋入柴火灰中,当其表皮焦黄,散发出浓浓香味时,用火钳挟出来,双手拍打去灰,一口咬下去,那个香啊,真馋人……

如今,乡下已难见吹火筒的踪影,袅袅炊烟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但那份流淌在岁月里的美好,却一直温暖着我的心。